

回家的路上，總有一河堤伴著深邃的夜空將我裹著行走。樹影幢幢，細流低語前來，幾顆星子掛在天邊，夜鷺屈身岩塊，蒼鷺挾水而翔，籠罩在我上頭的，是那一片漫漫、長遠將去，往那頭延伸，不斷延伸，一個沒有交集的黑，裏頭遂也轉換成內心浩瀚的安定。我開始對它吟唱，無思慮也無罣礙地吟詠內心的聲音，任憑風稍個樂音，前往沒有方向的去向。

甚麼是內心的聲音？

遙遠的彼端，可能是河的那端，可能是穹頂的那端，也可能是，心的這端，星子仍然一語不發，寧靜地閃著溫柔渺小的光亮，而我知道，它是廣袤的宇宙裡，曾經壯烈的存在。但我聽見，一個輕靈悅耳的聲音，雖然微弱，卻清脆明白，是藏鈴。

「我不要用…這一樣子(揮手一劃)講的方式，而是我用這樣敲的方式，將大家的專注力拉回，回到前面來，回到自己身上。」

那是個周六午後的表演三十六房，裏頭孕育鼓聲。老師寧靜的一敲，將大家喚回正確的位置。上頂中正，氣沉丹田，想像身體裡是流水，二十五個同一個屏氣凝神，將意念落在鼓面，開式，落腳，鼓棒輕巧觸於鼓面，立地，等待。當第一聲落下，我聽見，一個無垠齊聲，不只二十五倍的力量，共處一個流。而那鼓聲，或許早已流淌在內心，只是等待時機響起。

鼓聲將我帶到一個寒夜。那是個不平靜的夜晚，風吹凍每個鼻尖，斜雨漾下，操場的草坪上行立著樂旗隊，風雨越大，昂然挺立的樂音就益發嘹亮。教室裏頭，一如往常，是三兩自習讀書的同學們。突然，風將我抱起，抱的老高，我看見正在吹奏的這一樂章，就像兩條美麗而有氣勢的龍，在空中雙互纏繞，風頑皮的從門口進出，從窗子繞進，從我與同學間的空隙，從任何一個它能行走的小罅隙，無處不竄繞，無處不樂音，無處不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包圍著，此時的感動，言語顯得多餘。我不住地來到門外，將鼻尖用力地貼著窗子，呼出一口好冷好長卻也溫暖的氣，映在窗子，窗子上的他們，是鬥士。那一夜，是音樂將我銜接了去。

銜接這樣音樂的感動，我報名了心潮鼓手。心潮鼓手融合著法鼓山世界青年會的禪定、優人神鼓的武與鼓藝，期盼在社會中闢出一畦沃土，播下安定的種子。心潮，多麼好聽的名子。我只是著眼於音樂的拓展而去，其他的，包含任務，仍然遙遠。時光走過，三個月多的面試、條件篩選，剩下的是我們這二十五個來自不同地方、不同時空的人。

也本著不同動機來到木柵。猶記得第一堂課，大家仍然雀躍，面對未來半年多一起用鼓聲相處的夥伴，多感好奇，但一陣喧嘩後，承接而來的是一個安靜的人。面容平靜清亮，咬字緩而清楚，他告訴我們，握著鼓棒，要像一個生命般對待它。握緊，鳥兒會窒息；握鬆，鳥兒會遁走。持著鼓棒的手臂要與腋下保持一個飽滿的距離，彈性而不鎖死。接著大家生硬的開腳，面對大鼓，開始半年多的第一聲鼓聲，突然一片靜寂。耳朵似乎只剩靜寂，以及從沒有過的靜寂的澎湃，全身麻酥了起，原來鼓聲相合的聲音，是這麼好聽。全場他的眼神示意，從他的眸子裡望去，那樣澄澈，映照一池湖面，風平浪靜。即使有風路過，亦是撩撥後無痕。他被印度恆河揀去，恆河的風或許吹平了他，看見了生命孕育的河，有豐盛也有消逝，嚴謹觀照自己，念起，又念落，甚麼是「活在當下」。他那樣行者般的形象，在第一堂課，帶給我的盡是無聲的領導。打鼓完後的大家，都是無言的。

他稱呼自己為阿禪師傅。

後來我在一個春末有點燥熱的下午，與心潮鼓手們在大型戶外劇場觀看《金剛心》。阿禪師傅領著鼓隊，燒香祭天，與其說是信仰，我望見他時，是那麼由衷對生命的虔誠。時候一到，銅鑼響起，悠遠沉穩，寧靜的穿插，伴隨而來的是浩大卻又節制的開場。一排排的鼓，自信，卻又不嶄露頭角。我的心頭凝縮，靜靜看著舞台上上演的故事，又或者，甚麼是生命真實的故事。

「那天，我只是坐著，眼前出現許多個我。那天，我就只是坐著，眼前出現許許多多個我……。」鼓聲逼出，台上一個向生命問話的人，一個持劍的人觀看，一個認真的詢問，一個，玩世般訕笑，笑他們的執著。一個，在哭。

笑的人是誰？被笑的是誰？哭的又是誰？

持劍的人拋劍，換來的是駕馭全場的大法鼓。內心的紛亂全寫在鼓聲，及隨後紛亂停歇的穩重。

「以水入水、以光入光、以空取空、以金剛，取金剛。」

戛然而止，空氣瀰漫不尋常的靜謐。優人們平歇已離去的壯闊、已離去的情緒、已離去的故事，開始旋轉，已然不是表演，乃是深沉的肢體，透過蘇菲旋轉舞，透過神聖舞蹈，專注，專注後便是放掉自我、沒了自我。他們不是一個又一個鼓聲，非一個又一個肢體，他們是一群融化在一起，很有自信的生命。

因為不要駕馭，而生得自信。散場後的鼓面，曾經蓄勢待發，曾經平靜沉著，但已是消散過後的聲音，留下的是深刻的觸動著我，那對音樂的格局、那表演藝術的啟發、那對生活的想像、抑或生命的聲音。

優人神鼓，在自己的寧靜中打鼓。我望見的是人的孤獨與渺小，望見的是救贖與慈悲。

而今，想著當時因緣俱足而一起的二十五個來自不同時空的人們，靜靜地推著鼓前行，一起完成大家的鼓聲，而這樣的俱足又是多少的運氣？時常生活是移動中構成，又有多少歲月能夠單純的了解彼此？我們不停的移動，跟著眼前的關係奮鬥，隨即便是下一個關係。猶如河水，世界是流動的，任何一個變化皆自有理趣，即使常愚騃於精緻小巧的變動，即使常執著於人來人往，即使憤懣於世界不義，即使無法服從愛與身體的慾望，即使常常想望過去。提醒自己，河水般的鬆柔，猶如打鼓賦予給我的另一個禮物，「要鬆，不要散」。不要想著駕馭，但也別零散無章法，也唯有不是駕馭著鼓棒，才能擊出力道有深度的法鼓。

我知道，即使曾經理解的一句話，一個詩詞，有多少的事情的堆疊後，那些話語也只是曾經駐足。就像那些鼓聲，曾經那麼熟稔的鼓曲，再一次敲擊它，仍然全新。但是那樣的全新，不耽溺激情，或許能提供些機會去知悉事情的全貌，去理解不偏離、煥然一新的自己。

「因為無常，我們常常沮喪、常常怨尤，但也因為無常，我們才有些希望。」

心如潮水的波動，被吹拂了，自又有另一個生命撫平它。

(攝影：法鼓山青年院提供)



文明與價值

環境衛生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商育滿

若以文明的尺度來衡準一個國度和裡頭生活的人民，我們隱隱透著榮耀，因為這裡是個文明的國家；然而這把文明的量尺刻度為何，主宰於真正的價值或是社會賦予的價格，需要深刻的檢視。

很多東西經過包裝之後，便提高了它的「價值」。包裝著實是個非常關鍵的環節，主要動機倒不是欺瞞缺點或改變產品的本質，而是讓產品或人物有較好的定位與表現的舞台；不包裝當然也很能展現原始的風貌和樸實的美感，都有各自的價值與擁護者。例如一片餅乾，剛出爐未經包裝時有它質樸的風味；若將這片餅乾放進精美的禮盒，就創造了更高檔的整體呈現與價格，二者都有它的市場定位與喜好者。同樣的，許多人經過包裝之後，便提高了「價值」。例如一位普通女孩，經過設計師的巧手裝扮，就有了高規格的整體呈現與人氣；而不打扮時，本來就有她親和自然的特色風格，都很令人欣賞。然而包裝這回事並不必然適合所有對象，例如紅龜粿放在香蕉葉上的家鄉味很令人回味，但若將它躺在高級禮盒裡面，就有些高攀與不和諧了。或者一位壯碩的舉重女選手，硬是要裝扮成小甜甜的可愛模樣，就是一種無謂的牽強了，扭曲了原本的質感來應和世俗的期許，這又太彀扭了。

現今社會對價值與價格的分野有些含糊，常常是價格高的象徵它的價值也相對高尚。這或許是字面語意造成的模糊，就像目標跟目的常被混用一樣，舉例而言，我要減肥五公斤是目標，穿下美麗的衣裳是目標，獲得健康的身體和更多欣賞的眼光則是我的目的。我要取得博士學位是目標，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是我的目標，服務社會（也或許是累積財富及經驗）是我的目的。有許多人把次序混著用，把取得博士學位當成目的，於是產生後續矛盾與荒誕的發展。探究其因，源自於許多的封建觀念，例如技術的封建、學術的封建、階級的封建、制度的封建、民族的封建、甚至是語言的封建，和緩而深刻地制約著每個心靈，不著痕跡地豢養獨特的價值觀。

說個故事吧，每日清晨七點到校時，總會遇見打掃的阿桑，胖胖的身材，燙了極細的短

捲髮，過度使用而變形的手指頭奮力的刷洗、擦拭、整理著廁所。見到了人總會羞赧的低頭退到一旁，我問候她時，她也默默的笑著，不敢多攀談。有天，為了鼓勵她而稍微多聊，她透露每天五點多就起床趕來學校打掃，因為她希望使用的人一早來就有好的環境和心情，她寧可自己少睡一點，趕在大家上班前就打掃好離開，不想等上班時間到了才動工，這樣一定會造成人家的不方便。之後我又不小心太早到，因而「誤闖」了她的工作天地，我極力試圖表達對她感謝，她受寵若驚的笑到缺了幾顆牙的牙床都露出來。她認為自己身分卑微，不配跟我們講話，我聞言瞪大雙眼，為什麼「不配」？她喬正因為工作而歪掉的束腰，靦腆地回答，這裡是台大，又是台大醫學院（其實是公衛學院），會來這裡的，不管是教授或者學生，都是最厲害的，每個人都很了不起，她只是掃廁所的，能來幫大家整理環境已經是天大的福份。她提醒我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一定要告訴她，她才會知道如何改進。我試圖向她示好，差點都想動手幫忙刷馬桶，隨口問：「那我們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妳也要告訴我們喔。」她帶著歉意的說：「沒有沒有，都很好。只是有一點小小請求，請妳們那個垃圾稍微分類一下，若是全部混在一起，我們都還要全部撿出來分一次。」而我羞愧的滿口答應。

這位打掃阿桑的價格（薪資）或許不高，但是她的價值頗高；而相對的，若是我們這些學生老師們沒有對社會產生應有的貢獻，我們的價格（享用的社會資源或者預期的薪資）或許不低，但是我們的價值仍不及她。於是自省，我們真的文明嗎？只是物質文明或是精神文明也同時到位？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形體和際遇，只要有信念與勇氣，人人都可以找到翱翔的翅膀，航向自己的目標，產生目的和價值。只要不放棄，我們都可以有源源不絕的氣力往前，逃避是因為害怕，害怕是因為沒有信念，試著找回信念並且擦亮這個生命的本質，就是給自己最好的禮物。是水珠就該去旅行，帶著養分去滋潤大地萬物，是鑽石就該承受高溫高壓，淬鍊自己。在陽光下，水珠與鑽石都一樣散發閃耀的光芒，但都各有所需也各有其無法替代的價值。



那些病人教我的事

物理治療系四年級 蔡佳勳

結束三年的專業課程，我們離開了熟悉的校園環境，豎起馬尾，套上白袍，穿上皮鞋，戴起識別證，換上與學生角色截然不同的形象，走進白色巨塔內，展現專業的態度。不同於過去研讀教科書與講義上的文字，我們一次次實際地與病人的互動，並從中學習解決問題和處事應變的態度。

原本以為短暫的實習期間只會讓我們成為彼此的過客，但就像老師說的一樣，病人更是我們的老師，活生生站在眼前的個案就是最好的教材；於是，我們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不只學習如何思考問題，也學習治療病人的技巧，在人與人相處的每一個環節也都更加細心、穩重；藉由不斷地探索自我，我們更加了解自己，在處事態度上也更加成熟。

物理治療分成四大科：骨科、神經、心肺與小兒，在實習期間，實習生必須依規定達到一定的時數，也因此我們會遇到各科不同類型的病人，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病人，是在跑病房時遇到的。

記得每天總背著一袋測量儀器與病歷板，踏著緊湊的步伐，從舊院穿越景福通道抵達新院，於護理站點閱完病歷後，便前往病房探視病人。

曾遇過一位七十幾歲的伯伯，患有末期肺癌，同時有心房震顫的問題，因呼吸循環系統同時受到影響，使得活動力僅止於床上活動。當時去看伯伯時，他的床頭搖高約45度，由於心跳在每分鐘110至120下左右，為避免心臟負荷加重，只讓伯伯床頭搖高到60度，並帶他做呼吸運動。伯伯那時的精神很好，對話過程都沒有明顯的喘或不適，但他也很明確地告訴我他內心的恐懼，好像一活動就會喘起來，然而家屬十分期待著能讓伯伯再次坐到床邊的那天。結束後，回程經過B、C棟之間的走廊，望著夕陽已經落下的晚霞，有種逝去的悵然。

第二次看伯伯時，他已經能搖高床頭到80度，近乎直立的姿勢，當時心跳與呼吸都還算平穩，雖然伯伯緊張的閉著眼睛，並將注意力專注於調節呼吸，但當我和伯伯的家屬詢問近況和是否有私下練習運動時，伯伯卻笑著說：「都沒有做啊，只有漂亮老師老師來才會做。」讓我不禁莞爾一笑。

第三次治療時，伯伯的休息心跳約每分鐘100下左右，詢問伯伯的體力與意願後，我們

第一次嘗試讓他坐到床邊，過程漸進而緩慢，在床邊坐約五分鐘，伯伯表示快喘起來了，於是就先讓他躺平休息，但卻讓我也開始期待之後能更持續的進步。

然而，之後兩次的狀況並沒有漸入佳境，伯伯說他晚上因為焦慮越來越睡不好，深怕快要離開家人了，內心滿是恐懼，於是我的治療計畫也緩和下來，在後一次探訪伯伯時，發現護理師在門口與他的太太談話，提到要準備乾淨的衣物，接著詢問伯伯是不是希望可以舒服一點，不要再那麼喘了；氣氛突然降了好幾度的感覺，我心想該不會那一天就快到來了？

就在下一次，伯伯從氧氣鼻管換成了氧氣面罩，氣色差了許多，他說今天無法做治療了，對我感到很抱歉，而當下我卻發現自己什麼也沒辦法為他做，心中感到十分無奈與難過，但看到阿姨擔憂的神情，卻覺得此時自己應該要比病人和家屬們更加堅強、並給予他們力量與支持才是，於是我提起笑容要伯伯與阿姨不要擔心，把握現在的每一刻，想講什麼就趕緊說出來，並要伯伯放輕鬆，讓自己心情緩和一些。之後又簡單聊了幾句，就在離去時，伯伯伸出手，重重的握住我的手，也揚起嘴角看著我，並道了聲感謝，離開病房時，有種「這可能就是最後一次見面了」的感覺。手已經放開了，卻好像還握著滿滿的失落感，很沉重。

兩天之後，伯伯去世了，順著病情發展好像是很自然的事，對我來說卻像劇情急轉直下，感到很突然。雖然感傷的心情過了好多天才漸漸褪去，但每次經過那層樓的病房時候，我又會再想起這位伯伯。很感謝他幫我上的人生這堂課：讓我學著更堅強與勇敢面對離別，讓我學會如何適時道別與道謝，讓我更加領悟醫療人員的角色，能給予病人支持與力量。

現在，再次看著窗外，即使錯過了日落時分，卻不再感到失落或沮喪，而是更期待明天太陽再次升起，期待另一個新的開始；當再次想到這位伯伯時，腦海出現的是握手時那句溫暖的感謝，然後提醒自己要更加加油。

我感謝我遇到的每一位病人，感謝他們在我生命中的這一年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希望我們這些醫療人員，能在他們住院的這段期間，帶給他們正向的力量，並幫助他們越來越好。

靠岸

醫學三 吳若玄

晨光打上甲板，妳睜開雙眼，所見是一片藍色盪漾——由湛藍、青藍，到帶點墨綠的深藍——由天空、遠方的青山、到再熟悉不過的海洋。浮槳在水上打著浪花，妳的心如陽光燦爛，任憑那有些殘舊的杆桅搖晃。

//

曾經，妳也年輕氣盛。就像每個富有熱血的青年，那時的妳自信洋溢，發誓著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地方——這塊妳踏下了十幾年足印、看遍所有的風景，再也引不起好奇與興趣的家鄉。妳記得那時，他茫然的看著妳，眼裡盡是擔心、也或許帶有一絲害怕。在那個時刻，他只能說出勸阻的話；而妳笑著說：自己就是個年輕的女孩，和每個青少年一樣、心中有個夢想。妳說，妳不需要什麼偉大的志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天有多藍、海洋有多寬廣……妳眼神堅定，篤信著這能夠帶給妳成長。他早就注意到：當妳看著遠方海平面上那道輝霞，就像找到了這輩子最浪漫的信仰；而他認得妳眼中那樣的光芒——專注而固執，那神情，與他看著妳時一模一樣。妳一再向他保證，說著即使航行的路途顛簸，只要望那雲彩一眼、妳就能得到力量——在那片美麗的紅黃交織下，妳會忘記漂流的路途有多辛苦、離家的日子有多寂寞；妳會忘記風吹雨打有多痛、內心的割捨有多傷……妳的話語真誠而動人，他知道，妳在唱一首歌頌青春的詩、畫一幅只屬於妳的畫。

妳並非沒有迷網、沒有害怕，或許是賭著那口氣、也或許怕自己不捨，妳選擇不作感人纏綿的道別，就這樣揚起帆、一路駛向遠方。啟航的那天是個好天氣，回過頭、看著越漸越小的陸地，妳幾乎不可置信——妳真的離開了，那片地、那個家、那個人、那些熟悉的美好……。開始的一切總是新奇：海上的波光、山脈的倒影、太陽東升西落、雲的千變萬化……所有未曾看過的美景，使妳眼花撩亂。沒有任何眷戀，妳怎麼也想不透：這樣的美好怎麼會傷害我，我又怎麼會膩呢？當然，那時的妳無法想像——有那麼一天，妳也會認為，那時的自己就是個傻瓜。有著這麼浪漫的夢，妳想著冒險、想著前進、想著未知的旅程，可妳卻從不知道：再勇猛的舵手，也需要一個家；那人為妳守在岸上，並不是沒有夢想——他只是寧願放棄追逐自己的虹彩，也要許妳一個安穩的家、陪你看夕陽西下。

航行的日子，終究不是美麗的童話。也說不清是多久以後，大約是美景開始褪色、感官開始麻木之時吧！妳心底明白，每一個故事總有那麼幾場大風大浪；妳告訴自己，人生總是要體驗幾回碰壁、幾番流浪。遠方的紅暉依舊，曾清楚刻畫著夢想的那雙視野卻漸漸模糊，好似被歲月與現實蒙上了層紗。小女孩真正的開始長大，而成長的代價，或許是心靈的百孔千瘡：她總算明白，沒有人能總是冒險闖蕩、總是沉浮海洋；她總算明白，生命需要落腳、需要站穩地面，即使再也踏不到美麗的浪花。看著身上傷口無數，妳突然發現——自己有多麼想家，多麼想他。

//

浮槳打著浪花，任憑杆桅搖晃。過往的日子好似雲煙，如今的妳已經整起船帆、準備掉頭回航；而難得的，在這一路上，妳的心中沒有迷惘、沒有害怕。好幾年，聽說他依然等著妳回航；而妳幾乎能夠想像——在那片熟悉的陸地上，他早已築起一座燈塔、建構好專屬於妳的避風港。

妳心底明白：這一次回去，大約是再也不會離開了吧！曾經嚮往、而後嫌膩的美景，在道別中彷彿又鮮活了起來；妳依然懂得欣賞，卻不再回頭張望。經過無數個隨著海浪起伏的歲月，妳心底無比坦然：妳沒有愧對自己、沒有愧對那段年少輕狂；妳將航行的每一幕收藏在腦海中，就差沒與他分享。

船兒即將靠岸，這一回，妳的心清清楚楚的指著妳該去的地方。妳說：妳將要回家——回到他那溫暖而恆久的臂膀。

服貿現場

職能治療學系二年級 盧勁軒

遠在清大的友人，開口北上的意念，想見風波衝突的立院，究竟如何讓台北這座城，淪陷撻伐的呼聲中，使台灣，我們的寶島國家，頓時風聲鶴唳。於是在課後短暫的空檔，匆匆帶著他，走訪政院與立院的事發現場。見他拿起相機拍攝著，那樣的圖像，好似能代他見證歷史，得以挖掘不為人知的真相。

兩人來到立院的右側，一群國小的孩子，站在群眾圈聚而成的空地，從大人手中接下麥克風，小小的嘴巴一張一闔，開口的話語散落空中，混和某份未知的騷動，我始終說不清。此起彼落的掌聲，成了支柱麥克風向前傳遞的力量。女孩抬頭以肯定自信的口吻說著，旋即的歡呼掩沒我的聽覺，在那歡聲沸騰的場合，連我，甚至也能感受相同激昂的情緒。當麥克風落在男孩的小手，他看著手中稿件，用生冷僵硬的字句，訴說宣示。那刻，我和他四目相交，只是如雷的歡呼，不允許兩人隔空交換任何訊息，他再次低下頭來，也許不慣於人群裡如此呼喊，也或許是連他自己也困惑猶豫。我納悶，這樣的孩子又知道多少事實真相？在父母亦或師長傳授的理念與主義下，他們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思辨能力？只見麥克風再次傳遞，呼聲也再次的起落響徹，我站了起來，向後望了眼身後的人潮，無數陌生模糊的臉孔，充斥激越亢奮的澎湃情緒，在窒悶的氛圍裡，使我幾經透不過氣來。我拉起友人的手，試圖離開這樣的處所。

相似的場景情境，讓我想起，在反同的運動，也曾有過這麼一群孩子，站在舞台微言大義，好像所有生發的一切，都是他們口中所講述傳誦的事實，並且此刻的宣示，將如何被他們深信不疑。看著舞台上那群羞怯木訥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們往後將成為怎樣的大人？又將怎麼看待台灣歷史上的今天？我不懂，這樣糾結的情緒，讓淚濕了眼眶，我搖晃不定的步伐往出口奔去，背離人群，往人潮的反向而行，可是那條路來得好遠好遠，我幾乎走不到也找不著最後的出口。

與我們鄰近的國家，日本，在 1960 年後，是社會運動磅礴的全盛期，而「全學共鬥會議」便是在這背景所發想的學運。當時的學生主張反資本主義的思潮，在社會輿論的同情與支持，漸進演變無政府主義的抗爭。學生主張校園民主，因而採取聯合罷課的手段，佔據並封鎖建築，進行解體大學的行動。這樣的時尚風潮，演變全國性學運，以暴力包裝理念進行抗爭。隨後，直至機動隊的出現，壓制盲目激情的暴動，這樣的荒謬才得以收場落幕。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一書，即是在此背景展開的故事篇章。書中可見作者借主角之口指認當時學運的深切嘲諷。但在真實歷史的背後，學生最終投降現實，安穩回歸校園，好似先前的紛爭未曾發生。人們擅於佯裝無知、虛偽與無能，絕多數高呼反資本主義的人，倒頭來進入各財團的高層要員，充分顯現學運民主革命的荒謬。

搭乘公車的回程路上，看著玻璃窗映照的落寞臉孔，泛紅的雙眼藏不住我的憂傷，試圖釐清自己心底那份傷感難過。突然明白，學運的風潮，使人從中建立自我認同，藉著團體的聚散，找尋自我定位。可是我，和部分人們困於其中，當個人與團體的主義相違逆，彼此都不知何去何從。也許會像我身旁的好友 S，這麼開口，希望自己的立論說理是場錯誤，才不至淪為於今掙扎無奈的情境，狼狽不堪。公車一路搖晃，人潮上下洶湧後逐漸褪散，想起自己背離人群，也再次的被人群離棄，只為奮勇堅持理念的作為。觀望時代的縮影，使我驚醒，這次的學運已淪落意氣之爭。而我的憂傷其來有自，我不知道歡聲沸騰掌聲中成長的孩子，他們往後將成為怎樣的大人？又將怎麼看待台灣歷史上的今天？在多元思維充斥氾濫的時代，你我擁護不明的主義，高舉旗幟，高呼口號的此刻，其中是否含括不為人所見的盲目無知？我不斷自問反思並反覆質疑自己，在下站鈴聲響徹的那刻，心中有了最後的答案。

兩岸之子

2002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在中國廣東首發。

2003年，三月十四日，台灣第一個SARS可能病例爆發。

2003年，我們家邁入「兩岸家庭」，第三年。

尤記得，那天早上，我跟姐姐一如往常般睡眼惺忪地喝著熱好的牛奶，媽媽也一樣慣性動作地幫我跟姊姊梳好她理想中的女兒髮型。媽媽把我跟姐姐沒吃完的早餐塞進我們的便當袋後，轉身打開抽屜，拿出兩個新的醫療用兒童版口罩。

媽媽彎下身子對我們說：「這是今天的，新的，等等出門就戴上。媽媽還有把三個新的口罩放在姊姊的書包裡，妹妹如果你的弄丟了要去跟姊姊拿，知道嗎？」

我們倆：「知道了，媽媽辦辦。」姊姊便牽起我的手走出家門口去搭小學校車。

那年，SARS的疫情台灣造成人心惶惶，還在讀小學的我似乎不太懂它的可怕，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校車上只有我跟姊姊每天每天都要帶著口罩，更不清楚為什麼爸爸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回台灣了。但我卻深深記的媽媽在那時跟我說的一句話。

「你們一定要記的，千萬別跟任何說你們的爸爸在上海工作，千萬不可以跟任何人說，知道嗎？」

「為什麼？為什麼不可以說？」我問媽媽。

可是那時校車時間要來了，媽媽來不及回答，她匆匆忙忙把我跟姊姊推出門，但一樣塞了口罩給我們。

到了營養午餐時間，我跟小學裡最要好的朋友說了一件事。

「詩潔，我偷偷跟你說個秘密喔，全天下我只有跟你說喔，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說喔？」

詩潔：「好啊！當然，我幫你保守秘密。」

我：「我媽媽今天早上好奇怪，她跟我說我絕對不能說出我爸爸在大陸工作，好奇怪喔。」

詩潔她突然不說話，眼神也不再看我，兀自吃著她的營養午餐。

三天之後，生活綜合課要進行分組。可是奇怪，是那時的我惹了誰生氣？是那時的我壞了誰興致？是那時的我幫了誰倒忙？大家都快快樂樂在討論接下來班導師給的闖關題目，而我，我卻被孤零零地丟在教室的角落，沒有人要跟我同一組。

滿腹的疑惑跟滿眼眶的淚水，我跑去問老師：「老師……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不要跟我同一組，我的好朋友好像都不認識我了，我不知道我哪裡做錯……」

這時，班上最搞笑的小胖子，阿兆，剛好經過我跟老師旁邊，他無心的說：「老師，同學說小柔她爸爸在大陸工作，我媽媽跟我說不要跟小柔相處，她很危險。」

我沒有危險，我哪裡危險？滿腦的疑惑比那時的九九乘法表還複雜，沒有人願意當著我的面狠心跟我說明真正的原因。如果可以，我很想把我最愛的爸爸從上海搬回來，搬到教室的講台上，我會主動牽起他的大手，勇敢且大聲地跟全班說：「他是我爸爸，他不危險！我也不危險！」

可是，我什麼都不能做，無能為力且力不從心，但那時耳畔彷彿傳來在電話裡熟悉的爸爸的聲音。

爸爸跟我說：「妹妹對不起，爸爸很想回台灣陪在你身邊，可是這邊疫情很可怕很嚴重，爸爸現在回不去。」

我沒有回答爸爸，只聽到眼淚眼滴落在我的手掌心，答的一聲，很重很沉。

2012年，邁入「兩岸家庭」，第十二年。

奶奶的病情從小感冒轉變成肺癌，她的健康每況愈下，親戚們都輪班在醫院裡照顧奶奶。媽媽一句話都沒說就接下照顧奶奶的責任，除了爸爸會每兩個月搭飛機回來照顧奶奶，其餘的時間爸爸都只能藉由媽媽口中得知奶奶的病情。

長輩們討論的聲音很小聲，我的耳朵已經拉到不能再長，卻只聽到一些隻言片語「……不要跟阿淼說媽媽的事……先騙阿淼……騙他……」

「……等老媽回家後……阿珍你打電話跟阿淼說該回來了……」

那年七月的晚上，所有的病痛都已不再折磨奶奶，奶奶離世了。

深夜裡，一路上救護車都沒有鳴笛，寂靜地將奶奶載回她心繫的新竹老家，那晚所有的一切都為奶奶的離世而沉默。救護車裡有伯父跟姑姑陪著奶奶，其他的子女則開著車跟在救護車後頭。在我們家的車子裡，一樣沉默，我只看到媽媽的握著方向盤的手一直在發抖，而車子裡只有三個人，媽媽、姊姊、我。

媽媽不願在我面前播電話給爸爸，可是我還是依舊哭聲找到在奶奶的靈堂旁守靈的她。

她對手機裡的爸爸說：「老公……你可以回來了。」

嘟，一聲。爸爸一句話都沒說就把越洋電話掛斷了。

在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的出境大廳裡，遠遠地我們就看到爸爸。我跟姊姊說出第一百遍：「爸爸你回來了！」可是這回爸爸沒有理睬我們，他的背影很沉，眼睛很腫，而且爸爸的手邊沒有任何一件行李。

車子一路疾速駛向新竹老家，爸爸突然打破快令人窒息的沉默。

他問媽媽：「為什麼一直騙我說老媽很好？為什麼大家都要騙我？為什麼你們不讓我看到老媽的最後一眼？為什麼？」

媽媽哭了，她說：「跟你說有什麼用？你放下事業的一切趕回來也救不了老媽，你搭飛機奔回來也幫不上忙。大家都是為你好，我們一直都為你著想……一直為你想……一直為你……」

「奶奶，爸爸回來來看你了，爸爸回來了。」我看著奶奶的遺照說著這句話。因為手裡拿著三炷香，我一邊努力克制顫抖的手，一邊把身子移靠進也握著香的爸爸。爸爸回來陪奶奶了，我也在爸爸身邊陪他。

在新竹老家的凌晨三點，在發現房間裡仍不見爸爸後，我便去超商買了一杯熱咖啡，走向爸爸一定在的地方，靈堂。

「爸爸你還不去睡嗎？我來守靈好了，你剛剛下飛機很累的，爸爸你先去睡一下。」我一邊說一邊將手裡的熱咖啡遞向爸爸滿是淚水的手。

但爸爸只接受我的咖啡，沒有接受我的要求。

爸爸：「之前都沒有時間好好陪你奶奶，現在我只能盡我最大最大的孝心陪伴她的最後一程。拜託讓我陪她好嗎？拜託……」

爸爸突然哭了。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一直守在靈堂前，直到天亮。而今年，2015年，邁入「兩岸家庭」，第十五年。

我們走過了風風雨雨，經歷了生死別離。我在此岸，爸爸您在彼岸，然而我們的愛永遠在一起。

紅磚地上，J的影子彷彿出現，頓時，所有以往的種種回憶汨汨湧現，成了生命無法承受之重。

依稀記得，第一次造訪那家綠豆薏仁湯，是中學剛開學的午後時光。那天，只是為了不情願寫的音樂課古典樂欣賞報告，情願和J約在兩廳院聽一場交響樂，約的時間太早些，索性，在附近散散步，漫步在熱烘烘的昏黃陽光之中。走過一車路邊攤，攤販老闆正高亢地叫賣著：「綠豆薏仁湯！綠豆薏仁湯！好吃的綠豆薏仁湯！」於是，禁不起綠豆魅力的我，和J合買了一碗外帶。還不怎麼熟的我們，和老闆要了兩支湯匙。

步回兩廳院廣場，我們倆坐在高起的石磚，打開塑膠袋，好一碗綠豆薏仁湯，但怎麼找，袋子裡終究只有一支湯匙。「那就輪流吃吧！」J說。

這樣也好。我舀了第一口，粒粒分明的綠豆和薏仁，在糖水的浸潤下，顯得飽滿而可口，緩緩送入口裡，綠豆的香氣先撲鼻，才是唇齒感受到綠豆的綿密和薏仁的滑順。咀嚼時，軟爛的綠豆在口裡融化，薏仁的嚼勁配得恰到好處，配著糖水咕嚕嚕地吞下，冰爽的綠豆薏仁湯，爽快地清涼了喉頭。夏天的尾巴，那沁人心脾的清涼感，特別教人舒服。

J見享受的姿態悠然地展在我的臉上，只說了一聲：「這有這麼好吃嗎？」我還沒完全吞下第一口，迫不及待地答：「綠豆糕綠豆椪綠豆酥餅綠豆沙綠豆牛奶綠豆粉圓冰綠豆湯綠豆豆花綠豆薏仁湯。任何甜品、鹹點，只要有綠豆加入其中，就全然是我的最愛。綠豆啊！可是我的『涼』友啣！」兩眼發愣的J，一語不發，大概是詫異我怎能一口氣說出這麼多綠豆的甜點。但，我就是能。J接過去綠豆薏仁湯，邊吃邊說：「那我，乾脆叫你『綠豆』好了！」我抿嘴一笑，心想：綠豆，這綽號從未有人為愛綠豆成癡的我取過。這樣也好，這樣也沒什麼不好。我一口，J一口輪流著，嚐完那碗炎炎夏日中的沁涼綠豆薏仁。

認識J，是甫進高中時，在社團裡認識。新鮮人的內向，羞報報地展現互動的過程：一開始在社課，我們不曾說上一句話，即使在學校的長廊上遇到，點點頭便作罷。直到幾週的時光流過，灌溉了青澀的果子，果子初熟，才敢說上幾句話、在樓梯間打聲招呼。熟了以後，和J結成了死黨，生活大半的時間都膩一起，甚至因而常有人弄錯我們；初熟的果子，不也都是差不多的，不過弄錯也恰好。

高一時漸漸熟識，亦一起走過高二青春篩出的細碎時光。我們倆一起築夢，夢圓，一同生活更是甯多說的，就連坦誠相見也不成問題。青春的光陰，夢想構築的天空，一起追尋的我們。

鳳凰木燒出一樹火紅的別離前，我們倆再次路過那家賣綠豆薏仁的路邊攤，那仍舊高亢的叫賣聲觸動了我們共同的回憶，時光倒轉。「綠豆！你還記不記得我們高一時吃過這家，要不要再來一碗？」「當然好！」「老闆，來一碗綠豆薏仁！」我們合點了一碗。一碗一支湯匙很好。

坐在攤販前，一口一口享受這綠豆極品。吃到最後一口時，J曉得要留給愛綠豆成癡的我，我故意裝死地不拿湯匙，頑皮的性情隨著眉毛上下挑動。「幹嘛！要我餵你啊！」J俏皮的說，我只有露出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J舀起碗裡最後幾顆綠豆薏仁，與些許的糖水；我張大嘴，準備迎接。只見不改玩性的J，居然拿著湯匙，迅速往我鼻孔裡塞，痛得我擠出幾滴淚來，他還在一旁咯咯笑。都已經高三要畢業了，要分開了，弄不懂這樣是回不去的幼稚，還是保有初時的青澀？

後來的後來，畢業了。一個階段的結束往往意味著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分道揚鑣不再只是小說章節的標題，而成了高中青春樂曲的終章。我重考，J上大學交了女朋友，就連好朋友都記不得，是忘記了。徹徹底底。日子覆疊，別久情淡，漸行漸遠自是一種必然，來自四面的我們，終究是走往各自的八方。

那一天，傍晚時分，獨自經過賣綠豆薏仁的小販。位置依舊，路邊攤的模樣依舊，小販老闆的叫賣聲，依舊。憶起從前那碗綠豆薏仁的滋味，綠豆和薏仁是如此滾爛而綿密，甜滋滋的糖水配得恰到好處。徐徐步到攤販的一旁，「老闆，外帶一碗綠豆薏仁」我說，「同學，不好意思，今天薏仁賣完了，只剩下最後一碗綠豆湯。」，「好，那就來一碗。」緩緩地答。

步回兩廳院廣場，獨自坐在高起的石磚，拿著一支湯匙舀著那碗綠豆湯。初秋，天陰時分，微冷的風颯颯地吹，連冷白的路燈映在紅磚地上都在眼中顯得模糊，忽然，燈光閃了一下，地上的影子好似疊成兩人，轉瞬，燈光又閃爍，我才看清，那影子如今真的只剩下綠豆一人。

孽

護理所 陳宜傳

聽到他過世的消息，我一點也不難過，甚至，有那麼一點解脫的感覺。

很久很久以前...故事的開端都是這樣的。很久很久以前，雙親租了個店面，一年四季都飄著熱騰騰、暖呼呼的白煙，在不大的村子裡，我是生意還算不錯的小吃攤的大兒子。我和弟弟曾在店裡寫作業、端盤子，就和平常生意人家的孩子沒兩樣。但不知何時開始，店裡的常客從有肚臍的阿伯、總在美容院燙壞頭髮的阿姨們，變成把檳榔渣呸在水泥地上、口袋總有亮晃晃小刀的男人們。阿母說他交了壞朋友，叫我們少說話、多做事。起初我和弟弟還極力收拾餐桌和洗碗，希望因為我們的努力能讓那些雖然愛說鄰居八卦、但其實人都不壞的村民們多多光顧；但漸漸地，我們知道村民們不會再來了。就算這些男人不在，也沒人敢靠近我們的小吃攤，連我最討厭總捏我臉頰、叫我「小帥哥」的巷口歐巴桑，也不在我去她柑仔店跑腿時對我笑了。

我們開始害怕夜晚來臨。他酗酒和仰賴白粉，這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數小時後，他結束享受飄然的個人天堂，把世界末日帶到我們家。從砸壞隨手可以拿到的任何東西與滿口髒話，變成打我阿母，然後，是我和弟弟。從前一家人去麥當勞時，漢堡神偷送過我氣球，後來氣球消風，氣球桿卻留了下來。小學三年級的冬天，我的童年像破氣球一樣被丟進垃圾桶，過去收藏與緬懷的氣球桿，在我身上抽出一條條制服還可以遮住的傷。那年冬天，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才沒有什麼永遠幸福快樂的鬼童話。

「彥啊！他好歹是你爸，你該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啊！」姑姑們在 Line 的群組裡這麼對我說。

寒假來了，我和弟弟被帶到阿公家。他一進門就要錢，似乎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受日式教育的阿公雖然頗具威嚴對他訓了一頓，但畢竟是唯一的兒子，「巴嘎！」之後也是讓阿嬤跑了趟銀行。大年初二時，五位姑姑都回娘家團聚，她們問：「爸媽過年也忙著賺錢啊？」我和弟弟嘴裡塞滿食物，沒有回應，阿公阿嬤卻互看一眼，沉默不語。寒假結束時，向來讓我們自豪的美麗阿母看起來卻老了许多，在我們一個月的避難日子裡，阿母從早到晚都去做工。原來跟阿公要錢還債之後，他又禁不住誘惑去了賭場，不僅沒贏錢，還欠下更大一筆賭債。阿母的雙眼佈滿血絲，曾是切出漂亮蔥花的雙手，也因幹活而留下一道道傷痕。

「從他不把我媽當老婆、不把我們當兒子的那一刻起，我也不再認為他是我爸。要不是因為媽堅持他

會回頭，忍這麼多年直到被打成重傷離家出走，我早就選擇帶弟弟逃走。」才剛放下手機，又跳出了新的訊息...「二姑問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你回答的話讓我心寒到谷底，枉費你出社會這麼多年，有這麼多的社會歷練！原來你也不過是一個絕情絕義的人！」

儘管阿母努力工作，他擲出的金錢卻讓全家人的生活像陷入流沙。他把毒品藏在我的學校制服裡，以便躲避警察的搜索；阿母每天早出晚歸，賺錢讓他賭博吸毒還被打。直到有天放學，看到「媽對不起你們」的字條，我知道她終究是撐不住了，正打算帶著弟弟逃到阿公家，卻被擊昏。醒來發現我們被綁在陌生倉庫裡，他以我們為人質跟阿公要房契抵債。要不是警察將他列為緝捕人物，我也沒機會再見到姑姑爸爸——這是我對小姑丈的暱稱，一位除了阿公之外，我最欽佩的男人。

「我們的成長過程，還有母親怎麼被打十幾年，二姑妳有看過？我國中一年級、弟弟國小五年級時有過三天沒吃飯，我靠賣科學麵和飛壘口香糖養活我們，可曾向二姑求救過？阿公阿嬤在電話裡無數次的哭泣和嘆息，二姑妳有看到、聽到？妳有實際參與過我們的生活？不然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二姑當老師有高學歷、有社會歷練、有阿公阿嬤給予的溫暖家庭和教育，而我沒讀什麼書，但至少從國小就試著養活弟弟和自己，母親重傷也堅強地活下去，難道讓他打死才算有情有義？謝謝妳這幾十年來對我們不聞不問，還丟一句我絕情絕義的話做結！」

當阿公阿嬤知道兒子留下大筆債務和持有毒品潛逃大陸時，不得不向女兒們商借還款。姑姑們看著姑丈們的臉色多少還是幫忙還了些債，言行間卻是與我有相同姓氏為恥。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懷疑姑姑們知道我們家陷入困境，但只要不見面，就能不想、不看、不聽。唯獨姑姑爸爸，發現我和弟弟傷痕累累時對我們伸出援手；在我考慮要輟學去打工時，他鼓勵我繼續唸書好學得一技之長，他還說：「人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但你可以選擇努力過你想要的人生。」

阿公過世那年，他從大陸打了電話給姑姑們，說自己因為中風不能工作，但在大陸有個九歲的女兒正值要唸書與成長的年紀。九歲，不正是我童年結束的年齡嗎？經過他鏗而不捨的電話騷擾與苦肉計，姑姑們倒也慢慢原諒了他，開啟了金援時代。

據說，後來是三姑和小姑到大陸去處理了後事。據說，他就算晚年中風依舊好賭；據說...與他有關的回憶總算不再增加，我和阿母相視而笑，覺得天氣真好。

食麵滋味

● 臨牙所碩一 張耀仁

來到台北逾十年，最喜愛的還是路邊親切可愛的尋常麵店，那種門口擺個攤車，從外頭看去，上頭疊滿碗缸，旁邊的層櫃裡充盈著小菜，豆皮豆干、海帶滷蛋，三層肉大腸頭，拉里拉雜俗稱黑白切，隨意切來卻一點也不馬虎，撒上蔥花與特製醬料，往往是吃麵時少不了的配角。更裏頭是氤氳蒸繞，老闆似神仙般在熱湯鍋前飛快地下麵，長長的煮麵筷將麵條正反轉個幾圈，時間掌握必得恰如其分，增一時則太糊爛，減一分怕心未熟，撈麵舀湯，潑灑肉燥，成就一碗碗簡單深刻的熱湯麵。

小時候，父親常帶我到家裡附近的麵攤吃麵，我和父親就坐在攤車前的長板凳上，一邊等麵一邊看著老闆娘煮麵。我還記得那個老闆娘拇指短了一截，父親說，老闆娘是他以前鞋廠的老員工，在工作的時候閃神被機械夾碎所致。每次斷指老闆娘端上麵來，我都小心翼翼望著她停靠在碗邊光禿的拇指許久，腦海裡不時閃過那層皮膚曾經包覆過碎裂的指骨。即使如此，老闆娘的指頭雖少人一截，但他煮的麵卻是美味極了。

在台北生活，早餐大抵吃些漢堡、吐司、蛋餅，美而美之類速食店當作一日的開始；然而，在家鄉員林，晨起來一碗湯麵是極為尋常普通的事。斷指老闆娘總是熟練地在麵勺裡依次放入油黃麵、綠韭菜和白豆芽，接著浸入滾得冒泡的熱湯鍋裡，三兩下，倒扣入碗，舀上兩瓢豬大骨湯和一小匙堪稱整碗靈魂的肉燥，最後畫龍點睛鋪上兩三塊由豬皮炸成的「凸皮」（又稱爆皮）。如果在冬日如冰的清晨吃上熱騰騰的一碗，感覺枯萎的生命又可以繼續延續下去了。

父親喜歡在上麵後，加入一匙店家自己磨的蒜末醬，磨得細細的蒜末融入大骨湯汁裡，辛辣感不再，留下溫醇的香氣。原來我是害怕吃大蒜的，但學起父親加入一小匙蒜末，隨著熱湯飄蒸而出的微蒜香，總是溫暖著我的味蕾。

甫上台北讀書時，生活大不易，常常為了省錢，用餐時間便至租賃處附近的小麵攤吃一碗陽春麵，和動輒七、八十元的便當相比，一碗陽春麵加顆滷蛋足以讓我填飽肚子。有幾次老闆娘知道我是窮學生，吃久了也熟了，總私下撈兩顆丸子幫我加料；我想起彼時父親總是請斷指老闆娘為我加一顆滷蛋，仔細地幫我將蛋用筷子夾成兩半，挖出蛋黃後攪拌入湯，原本半清澈的大骨湯瞬間變成層次感豐富的濃厚白湯，令人食指大動。

那是往後在台北食麵時難以重溫的滋味，我懷念的，和父親的食麵時光。

後來與戀人在永和巷口尋獲一家排隊麵攤，讓我又憶起家鄉的老麵攤。初次遇見時，接近午夜，騎樓下眾多影排隊卻不見所為何物，直至巷底傳來伊呀伊呀的推車聲，只見老闆娘推著攤車出來，後面還跟著一台堆滿滷味的小車——這才明白，眾人苦等良久的竟只是一碗簡單的陽春麵。小麵攤無招牌，就簡簡單單地賣著陽春麵，肥胖可愛的銀芽與綠韭和著白麵，清澈溫醇大骨湯，在深夜店家打烊的騎樓下，頂著小黃燈，那是我大學時打工結束後與戀人的短暫小約會裡，最難忘懷的時刻。

父親走後，每逢假日返家，和母親就兩個人，開伙顯得大張旗鼓，於是經常到了用餐時間，便提議去市區吃個麵，大多時候，我點牛肉麵，母親總吃餛飩麵。市區的麵攤較具規模，經常是人聲鼎沸，我和母親兩人一桌便顯得冷清，不常和母親吃飯，我會多叫上幾盤小菜，母親怕油，於是涼拌豆干絲、蒜瓣小黃瓜或燙青菜常是上選，擺滿一桌也佯裝熱鬧。食麵時刻，我和母親分享彼此近況，也分享對方食物的味道，總覺得母親一個人在家吃飯常是便宜行事，我會分幾塊牛肉給母親，但大多時候，母親又把肉塊挾回我碗內，接著又撈幾顆碗裡的餛飩給我。

一碗麵簡簡單單，湯頭熱上心頭，麵條長長，牽繫著我和母親日常疏遠的時光。我總以為父親走後，母親一個人孤孤單單，慢慢地也會需要人照顧了；但在母親眼裡，我永遠只是一個做事莽撞、令人擔憂，永遠長不大也吃不飽的孩子。